与青年教师谈备课

北京一○一中 程 翔

“粉笔一支传道授业解惑，诗书半榻修身养性育人。”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把课上好，把学生教育好。但是要把课上好并非易事，需要下大力气，长期探索，还需要有好的悟性。我1982年参加工作，至今在中学语文三尺讲台耕耘了37年，如今离退休还有4年时间，回顾走过的路，有一些感悟，写出来，就教于大家。

01

初登讲台时，我满怀激情，神情飞扬，一会儿示范朗读，一会儿挥笔板书，一会儿口若悬河。一堂课下来，自我感觉良好，觉得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。1988年，我参加全省的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，执教《荷塘月色》一文。为了教好此文，我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，可以说做到了“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。上课时，我引经据典，左右逢源，令学生和听课教师大为惊讶：好渊博！我自己也洋洋自得。事后，一位老教师悄悄问我：“引用了那么多材料，学生能消化吗？”我望着他，一时语塞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去请教一位老教师，问他：“成熟教师和不成熟教师的区别是什么？”老教师看看我，说：“不成熟教师备课时总想着自己如何讲得好，成熟教师备课时总想着学生如何学得好。”我微微一愣，若有所思。反躬自省，我有一个特点，也是一个毛病，就是喜欢备课时皓首穷经，讲课时给人以满腹经纶的印象，这主要源自大学时受到的影响。读大学时，我最佩服的老师就是上课能够旁征博引、口若悬河的。这种风格影响了我近20年。所以，我的课表面上看似很唬人，其实是讲给听课教师的，至于学生究竟能否接受，是否受用，我考虑得并不深入。后来我懂了：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。教学，不在于全盘授予，而在于相机诱导。我逐渐明白，教师备课，一定是广博搜集，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但前提是对症下药，否则就是炫示学问。

10年后，我发生了很多变化，很少在课堂上展示自己了。我越来越懂得，课堂是学生展示的舞台，不是教师表演的场所。课堂上教师应该尽量隐藏自己，把学生推到前台。现在，除非特别需要，一般情况下，我不再激情澎湃地讲课了，而是激励学生充分展示他们的才华。这个弯，我用了10年才转过来。回想起来，这实际上是个教学思想的问题，它直接影响到教师的备课，进一步影响到教学效果，不是小事。备课体现教风，教风体现做人，我至今仍在路上。

作为一名语文教师，我爱学生，爱语文教育事业，坚守三尺讲台，语文教学已成为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备课这件事情上，我孜孜矻矻，上下求索。

02

备课最直接涉及的必然是对文章的理解。起初，我将备课的重心放在对文章的深度解读上，课上喜欢把所谓的“深刻理解”讲给学生听，以显示自己的渊博。翻看我的教学设计，此例较多。听课教师常常反馈说：“深受启发。”我沾沾自喜。而一位老教师却悄悄对我说：“能引导学生自己说出这样的理解才算本事。”我恍然大悟，醍醐灌顶。原来教学的真谛在这里！回溯过往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作为教师的我忽略了学生，常常越俎代庖，混淆了教师和学生二者的边界。后来，我逐渐将备课的重心转移到教学设计上来，启发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课文。在课堂上，我扮演好教师的角色，组织、启发、引导、点拨、激励、解惑，将听、说、读、写、思等课堂活动的主动权交还到学生手中。只要学生能做的，我不再越俎代庖。

意识到自己备课重心的问题，并能及时调整，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，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这不仅考验教师对语言文字的敏锐度，而且需要教学艺术的支撑。谈到“教学艺术”，青年教师可能认为深不可测。其实，所谓“教学艺术”，就是教学技能。备课最终是为了进行课堂教学，因此，教学艺术显得尤为重要。教学艺术的关键在于从学生的问题出发，让课堂教学有合理的逻辑架构。这个逻辑架构最重要的一点是“逻辑起点”。我刚参加工作时执教《荷塘月色》一文，采取全文范读的方式，这就属于不太合理的逻辑起点，而现在执教此文，课堂上先是学生自读、朗读。读后，我会问学生，喜欢这篇文章吗？印象深刻的句子是什么？有没有问题？如此等等。学生说“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”作为开头语显得很特殊，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开头？多好的问题！于是我以此为切入点，引领学生进入文本之中。这种由学生的自读到自发提问进入文本的方式，相比教师直接范读进入文本的方式，逻辑起点更合理，课堂教学的逻辑架构也更合理。再比如，教《关雎》，读了几遍之后，我问学生：“谁有问题？”一学生举手说：“诗中男子为什么从关雎突然想到‘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’？这中间有什么关系？”这是多么美妙的问题啊！于是，我启发学生积极发言，经过交流讨论，这个问题解决了。整个教学过程中我并没有讲什么深刻内容，只是引导学生运用自己的智慧，通过实践去解决问题。

或许有的青年教师要问了，我的学生不善于提问，怎么办？这就涉及教学艺术的另一个层面，即课堂教学的本质问题，这也对教师在备课时的思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课堂教学，一定要激发学生的思考，促使学生的学习行为真正发生。学生提不出问题，是因为没有进入文本内里。要想让学生进入文本内里，教师首先要研究学生的学习行为，认识学生、了解学生，让学生深度参与，亲身体验，甚至出错，然后产生纠错的欲望，内化生成。课堂上，多读，反复读，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，当然，教师适时启发也很关键。教学《关雎》一文时，我问学生：能够配得上“窈窕淑女”的男子，那得是怎样的男子？这个问题激活了学生。有的说“长得帅”，有的说“有钱”，有的说“当官”，有的说“有学问”。于是我进一步引导：用诗中的一个词来表示。一学生说：“君子。”于是，我把“君子”“淑女”写在黑板上。这两种人的结合成为中国古代美好婚姻的典范。《诗经》是儒家经典，体现了一种家庭伦理观念：夫妇，人伦之始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在《诗经》中，《关雎》列为第一篇。孔子评价这首诗说：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至此，学生恍然大悟，茅塞顿开。所以说，评价一堂课好不好，不能仅仅看教师对文本的理解是否到位，而且要看教师是否能引导学生自己讲出来。从前，我的备课多是“预设—讲授”的模式，后来我进行了调整，成为“预设—生成”的模式。从具体的课堂实践来看，显然后一种更有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。

在这里，要谈一谈教师的理解与引导的问题。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上，理解是引导的前提，没有教师的理解，就没有恰当的引导。青年教师的欠缺往往不是在理解上，而是在引导上。走出这个瓶颈期大概需要很长时间，20年？或许更长。虽然课堂教学越来越强调以学生为主，但教师的讲解仍非常重要，当讲则讲。关键是，教师讲什么，什么时候讲。我初登讲台，常常把握不好这个度。学生需要的我不讲，学生懂了的，我大讲特讲，做了很多无用功。要准确把握哪些是学生不懂的内容，只有和学生交流方可知晓。比如教学《子衿》，我让学生改写成“情诗”，学生颇感兴趣。但学生改写出来的“情诗”浅表化了，仅仅停留在男女情爱上，逗得同学哈哈大笑。我感觉到学生没有把握这首诗的真正含义，“诗教”的灵魂没有体现出来。于是，我抓住“青青子衿”这一句做文章，告诉学生这是一种什么服装，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穿这种衣服。学生开始懂了一点。我又引用《张猛龙碑》中的名句“青衿之志，白首方坚”，以及曹操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，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”名句，启发学生对“青衿”的象征意义有所领悟。至此，学生感觉到原来改写的“情诗”肤浅了，需要修改。我欣喜地看到，学生发生了变化。由此，我得出结论，当学生对文章相关历史背景缺乏了解、对一种文化现象缺少基本的认识的时候，教师的讲解就是必要的。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“教学支架”吧。

能够恰到好处地发挥讲解的作用，对教师个人的阅读积累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前段时间，我去一个地方开会，参会的语文教师有500多人。我说：“读过《诗经》全书的请举手。”结果一个举手的也没有。我又说：“读过《说文解字》的请举手。”还是没有。由此我体会到，语文教师读书不当是个大问题。你不能说500多语文教师不读书，关键是读什么书。有一位学者说过，语文教师读的第一本书应该是《说文解字》，此话很有道理。我常想，语文教师的读书一定要和语文教学结合起来，一定要和自己的专业发展结合起来。一些基本的专业书籍必须读，反复读。否则，你就无法胜任教学工作，就只能看看“教参”，照本宣科。

03

以上说了诸多备课需要关注的细枝末节，此外备课还要遵循一定的学理。教有学理的语文，是我从叶圣陶、朱自清等大师那里悟出来的道理，也是从教37年的切身体会。语文学科有没有相对严谨的科学体系？笔者以为，从语文独立设科以来，有识之士一直在苦苦探索它的科学架构，但至今仍未构建起合理的语文学科大厦。这是一项极其艰巨、复杂的工作。因为语文不全是静态的，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。但是，在语文课堂教学中，微观的学理是客观存在的，是相对固定的，必须遵循。

学理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教育教学的学理，无论哪个学科都必须遵守的共同原则和规定；二是语文学科独有的学理。这里重点说第二方面。以文体为例，任何一篇文章，它都有自己的文体归属，教一篇文章，首先要认清其“体”。可以说，从文体入手，是解读课文的一把钥匙。教小说与教诗歌的规律不一样，教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规律又不一样。语文教师的任务在于把学生从非专业读者培养成专业读者，起码是个准专业读者，即掌握“学科核心素养”。比如教学泰格特的小说《窗》，多数教师把它作为一般性的小说来处理，抓住人物、情节、环境——所谓的“三要素”展开教学，歌颂靠窗病人的高尚精神。这种教法固然有其道理，但没有抓住小说的本质特点。若问：“凭什么说《窗》是一篇小说，而不是一篇散文呢？”我查阅相关资料，找到了最初的散文《窗》，拿来与小说《窗》进行对比阅读。然后，我问学生，为什么说课文《窗》是小说呢？经过启发引导，学生掌握了一个基本知识，小说是虚构的。在课文《窗》中，有一段内容是对不靠窗病人的心理描写。那么，不靠窗病人的心理活动，作者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只能靠虚构。还有，小说中有几处内容不合常理，显然也是作者虚构所致。而散文《窗》则没有心理描写，也没有那些不合常理的内容。可见，小说《窗》是在散文《窗》的基础上再加工虚构而成。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：作者为什么这样虚构呢？显然与作者的创作意图有关。作者的创作意图是什么呢？这就要进入小说的深层意蕴了，即表现人性。通过交流，学生明白了，作者创作的意图重在表现人性。人对于自己的嫉妒心理若不加以控制，就会导致见死不救的严重后果。而嫉妒心理来自对名利的追求。在作者笔下，那些名和利就是一堵“光秃秃的墙”。可以说，小说《窗》显然比散文《窗》深刻，这就是关于小说的学理。

备课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，教师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成长的。笔者以为，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就在于通过积累“课堂作品”来实现，“课堂作品”充分体现着专业价值。这种意识，是职业觉醒的表现，有了这种意识，就不会产生职业倦态。所以，青年教师遇到公开课的任务，也不必畏惧，要勇于承担，即便失败，也是一种收获。一开始，备课有众人帮助，那不是“假课”；备课，从来离不开汲取他人的成果。时间久了，能独立备课了，能把公开课当作常态课了，你就成熟了。一个教师在备课过程中不断地发展提高自己，总有一天会成长为优秀的语文教师。

——《语文学习》2019年第7期